

與曹雪芹為鄰

二〇〇〇年，蒜市口附近考古發掘，發現了明末清初的地基，規模布局與史料記載完全一致，證實為曹雪芹故居。《紅樓夢》不少內容，都與此有莫大關係。比如第三十八回，黛玉食蟹後心口疼，寶玉忙令燙一壺合歡花浸的酒。脂批本註：「作者猶記得矮顛筋前以合歡花釀酒乎？」這「矮顛筋」就在蒜市口宅內。

而且，明清六百年，崇文門是唯一一稅關，是商賈輻輳、三教九流雲集的繁華商業區，這為曹雪芹筆下描畫商舖掌櫃、江湖道士等市井之徒，提供了無盡素材。這是後來生活窘迫搬遷香山鄉下所不具備的環境。

如今，蒜市口周邊早已是高樓大廈林立，新修的三進四合院的曹雪芹故居，獨處其中，頗給人「天未喪斯文」之感慨。目前故居主要陳設了有關曹家沉浮的史料、清代文玩工藝品、民居書房床榻布局及蒜市口市井民俗等。與「黃葉村」故居相比，一鬧一靜，是曹雪芹顛沛生涯的一截片斷。



瓜園蓬山

gardenem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手工月餅

又快到中秋節了，收到朋友們送來的月餅券。每年的這個時候也會收到家鄉寄來的一種混糖月餅，小時候的味道頓時溢滿在嘴角，收到的都是一份暖暖的情誼。

混糖月餅是內蒙古的一種特產月餅，剛出爐的是酥脆的，口感綿甜，很細膩。記得小時候每逢中秋節前，媽媽就會帶着我去做月餅，不是自己做，是自帶材料交給月餅加工作坊手工製作。媽媽把一早準備好的麵粉、紅糖、油、芝麻、雞蛋、堅果、青紅絲等幾樣食材按照要加工的分量分好，通常我家都做兩種口味的，一種是混糖月餅，用麵粉、紅糖、油、雞蛋加上芝麻就可以了，沒有餡，裏外都一樣，製作時沒有模具，只用手稍作整理，是當地一種傳統月餅做法。另外會做一種五仁餡的，這種月餅很多地方做法都差不多。

月餅作坊是我最愛和媽媽一起去的地方，媽媽把材料一一交給坊老闆，隔天下午我們就可以取回成品了，那一天特別期待快點過去，到現

在還能想起當時那焦急等待的心情。第二天取月餅，遠遠地就聞到剛出爐月餅甜甜的香味了。那時候家裏還沒有冰箱，是放在一個陶瓷的缸裏，缸裏會同時放幾隻沙果，沙果味道很特別，一起存放既能保持月餅的濕潤，月餅也沾滿了果子的清香，放在陰涼地方，能存放很長時間。

港式月餅歷史悠久，口味經典。前些年我每年都會買一些寄給內地和國外的親人和朋友們，忘記從哪年開始月餅不能寄了，含有蛋黃和肉類的月餅都被限制郵寄。記得那年已經準備好郵寄的月餅未能寄出，吃了很久。

現在的月餅品種太多了，包裝精美，有冰皮的，有流心的，有蓮蓉雙蛋黃的，還有網紅的半島月餅等等，最想吃的是媽媽那塊混糖月餅。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一、二、三見報

律師飯糰

大熱韓劇《非常律師禹英禰》讓人們的視角從大眾的俊男美女身上，轉移到自閉症少數群體中來，跟着它一起成為焦點的，還有極具象徵性的兩個標誌物，鯨魚和紫菜包飯。後者是禹英禰的餐餐必點，因為在她眼中，只有如此一覽無餘的呈現，才能帶來足夠的安全感。

紫菜包飯=安全感？多麼清奇的角度，但也確實讓人無法反駁。所有食材在一通狂卷中達到「天下大同」，然後仔細切開橫截面，胡蘿蔔、火腿、黃瓜、雞蛋，甚至是其他神秘嘉賓，現在全都無法繼續神秘了，坦然地躺在盤中，平凡到極致、也乾脆到極致，這種布局和配色，哪怕是強迫症患者看了，都會極度舒適。

回憶一下我們最早接觸的韓國料理，紫菜包飯也絕對能衝進前三。甚至會在青澀懵懂的歲月裏，把它跟日本壽司搞混。有報道記載，韓式飯糰的誕生，確實很大程度上跟日本殖民時期有關，但要是再用心捋一捋，差別也顯而易見。日本壽司的精華，除了米飯上或者被包在米飯裏的那些應季食材之外，還有打下了沉甸甸基礎、堪稱開山鼻祖的醋飯。也可以說，壽司地道與否，醋飯的製作是第一道關卡。而在韓國，人們為了便利，會直接讓白米飯素顏上陣，然後加入醃蘿蔔來調節口感。除此之外，也不會用太昂貴的食材，除了火腿雞蛋，能出現金槍魚、炸蝦等，就可以稱之為豪華型了。

難得的是，即便到現在，一份紫菜包飯，也仍舊是韓國人的日常最愛。又不耽誤時間又有飽足感，就像西方的三文治一樣百搭。更何況，不管時間向前、還是向後流動，這輕輕一卷當中，都有滿當當的依賴和信任，無論何時，何種境遇，想到曾被它激勵過、拯救過的人生，就又充滿了幹勁。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在歐洲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早期的傳統中，季節因田間勞作的習慣而被分為六季，其中夏天被細分為六七月的初夏和八九月的夏末，並在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繪畫大師老彼得·勃魯蓋爾著名的六幅季節組畫中有所表現。被譽為「農夫勃魯蓋爾」的老彼得留下了數幅記錄尼德蘭農民在夏末收割麥子的畫面，而其長子小彼得·勃魯蓋爾則在藝術生涯中不斷複製父親的名作。風俗畫《夏天》便是他根據父親的版畫作品所臨摹的。

正值夏末，本周所推薦的由美國VOX Records公司發行的專輯便是以此作為封面，唱片收錄了演繹德奧作

那是一個日頭很毒辣的星期天，何同學所在的學校組織他們二十位同學參加「至深中華情」活動——上午在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參觀；下午去實地考察黃地峒和船灣淡水湖，以及大埔的香港回歸紀念塔。而我，作為一項朋友計劃的「義工導師」，也抓住機會去接受教育，當然更滿心希望和同學們交朋友。

可是，大多數同學還是比較害羞的，更要命的是，我比他們還要緊張。因為，我的粵語實在不夠

這幾年，影視劇常玩「身體互換梗」，其中難免有編劇借鑒跟風的因素。跟梢上，不吃虧，一直是老祖宗傳下的生意經。最大的商業機密是創意，最難保守的，也是創意。懶而雞賊者總愛搭別人創意的便車，有點「不講武德」，但若不是確鑿的抄襲，也難全部杜絕。另一角度看，「身體互換」成為熱門，也說明這樣的劇情有人愛看，容易收穫流量。再推想一步，或許還反映出「換個活法」的衝動在社會心態裏普遍存在。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別人活法好，咱也試試看。是否如此，我不敢確定。聊備一說吧。

影視劇裏人物的命運需依一定之情理，循當然之邏輯，但說到底是編劇設定的。換了身體之後，比如男身變作了

電影已經誕生一百二十多年，至今恐怕沒有一部電影像《一個不願觀看〈泰坦尼克號〉的盲人》一樣，全片從頭至尾，只有男主是清晰的鏡頭，其他角色如列車檢票員、小偷，以及出租車、火車、倉庫等所有場景都模糊化處理，從而契合盲人的「視界」，也讓熒屏前的觀眾在八十分鐘裏完全進入主人公的「視野」。

這部關注視障人士的芬蘭電影，在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獲得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編劇三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身為盲人，男主「亞科」在生活中寸步難行，而「他像個囚犯，連門都出不了」的台詞，也是扮演者佩特里·波科萊寧的現實處境，這位芬蘭男演員自己就是一位視障人士，在影片中可

香港俗話稱小學生為「小學雞」，初中學生為「Form One仔」，雖說通俗，但卻生動地描繪出兒童至青少年的成長進程。我兒在這個新學年終於從「小學雞」蛻變而成「Form One仔」，作為家長的我，同樣亦踏入新的旅程。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過去兩個學年的時序確實顛三倒四。本年三四月間放了一個特別假期，接着每間學校都按本身情況而開學及結束學期。以我兒的小學為例，八月十二日才是最後一天上課日，但是中學那邊在八月初已進行註冊及分班試，並派發幾本「暑期作業」。八月十八日起，中學舉行迎新班、適應班，學生根本透不過氣。然後，所有中學都在九月一日開課，正式

身體互換

女身，人物命運是否改變，全在編劇一支筆。但不管怎樣說，身體互換，至少為製造衝突提供了更大空間。劇中人因為不適應新身體，意外頻頻，狀況不斷，逗人發笑。有時生怕扮演別人時穿幫了自己，增強了懸念感，叫觀眾捏一把汗。

以現在的醫學水平，現實中互換肉體純屬天方夜譚，但「身份變換」卻時時在發生。我們每個人都是身份的集合，在不同的情境之中，扮演著不同的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視界

謂「本色出演」，喚起觀眾對視障群體的關注。

逢見人患眼疾，都覺得這是最大的不幸。我的一位老師小時候家裏窮，為改變命運發奮讀書，上了大學又讀研究生，在高校工作後還要不斷讀文獻、寫論文，等終於評上教授卻早已「兩眼昏花」。我曾幾次在校園裏看見，在別人打招呼時，他總想距離近些看清楚，日久形成身體前傾且眼珠上翻看人的習慣，當惺忪的目光從上鼻樑與眼鏡框之間的空隙放出，頗像打架時一方「你算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初中新里程

展開新學年。

「除了新校服、新書，還要買新書包、新鞋、新筆袋……」兒子的媽媽說。我自問是一個不愛浪費的環保分子，但是太太為兒子添置新裝備的母愛，我又如何能夠拒絕？書本和校服必定需要添置，原本的書包和筆袋實在過於稚氣，滿載「小學雞」氣息，只能夠送予回收站處理；原本的黑皮鞋和運動鞋已不太合身，為了兒子的足部健康，購買新鞋亦是無可厚非。開學前已經將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田園中的夏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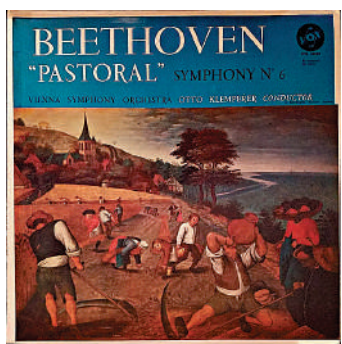
品的權威德國指揮大師奧托·克倫佩勒執棒維也納交響樂團所灌錄的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田園》。

身為西方風景畫的先驅之一，老彼得·勃魯蓋爾採用近乎於北宋郭熙「三遠法」中「平遠法」的視角，結合以畫面兩個底角向畫中延伸的焦點透視構圖，將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地區農民在夏日勞作時的真實場景呈現給觀者。其子小彼得將父親的單色版畫採用了鏡像複製，並將畫面賦予了能和父親畫作「以假亂真」的色彩。

《夏天》右上角遠景的用色既符合達·芬奇所提出的「空氣透視」原理，還和我國青綠山水有著異曲同工

之妙。以S型向遠方綿延的河流強化了畫面的透視縱深，低飽和度的用色還和左側山坡上的金黃色麥田形成鮮明對比。前景的農民們或全神貫注地割麥拾穗、或席地而坐捧罐暢飲；遠端還有幾位背着成捆麥子的人正向村鎮走去。畫中忙碌卻純樸的農民生活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貝多芬的第六《田園》交響曲，遙想「樂聖」曾在首演節目單上寫道「鄉村生活的回憶，寫情多於寫景」。反觀老勃魯蓋爾父子農民主題的風俗畫，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碟中畫」《貝多芬第六《田園交響曲》》/《夏天》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何同學

好。可如果講普通話，同學們交流的興致就提不起來。躊躇間，何同學跑到我眼前，親熱地拽我，「Jackie老師，來呀，跟我們一起合影呀。」我很感激地看了看他，他卻向我擠了擠眼睛，示意我趕快站好。影過大合照後，何同學湊過來，跟我說：「你的普通話很好聽，可以聊聊天嗎？」

何同學中一從福建來港讀書，剛來時，他也因為講不好粵語而產生交際問題。「但我很快就學會了粵語，而且每天壯着膽子講，再到

後來，連福建口音也沒有了。現在反而有優勢啦，你看同學們都很羨慕我能做你的小助手呀。」我有些汗顏：何同學的這份善解人意和好學精神，正是我的老師呢。那天活動結束時，我叮囑他到了家報平安。他不但認真地發來平安信息，而且問：「老師，您也到家了嗎？」

接下來的這一年，何同學經常找我學古詩詞，他喜歡聽我講杜甫的心憂天下、蘇軾的生性樂觀，細細品味和領略古詩詞中的美好。每

次課後，他都會很認真地寫下讀詩感受，長短不一，但都記錄了一個香港少年對傳統文化的思考。我問，這些學習，對考試可能並沒有太多幫助，你為什麼樂此不疲？「這種美，我喜歡，單純地喜歡。謝謝你，作家老師！」他的陽光笑容真美，我也喜歡。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